

關東神探

寶應泰著 春風文藝出版社

竟是奸情謀殺 还是搶劫盜案

依您之見 這案子究

搜尋 半晌 他才問道 吳署長

犀利機警的眼睛 在左右

神氣 潘汝丹神情冷峻 沉吟不語一雙

緊蹙的眉宇間 显出一股精明機敏的

僧格林沁兵敗身亡 身首异处 传说老黑山險峰峻岭中的僧王陵墓內 有一颗金铸的人头 于是在僧格
林沁的墓地 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争斗 一时间 刀光剑影 人妖同现 桩桩血案 扑
朔迷离 奉命前來破案的就是名震遐邇的關東神探潘汝丹
只見他 身穿長袍馬褂 頭戴禮帽 手拄着一支楠木拐杖 他臉色清癯 眉目清秀



寶應泰著

關東神探

台風文藝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关东神探

Guandong Shentan

寒应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字数:22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510

责任编辑:杨爱群 责任校对:何 莉

封面设计:刘君成

ISBN 7-5313-0668-9/I · 625

定价:6.00 元

序

刘绍棠

窦应泰同志的作品，我读过一些，他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我看来，大众文学就是将通俗文学提高，使“纯文学”“雅文学”或“严肃文学”普及，扬二者之长，避双方之短。

通俗文学之长是通俗易懂，传播力强，缺点是艺术上比较粗糙。“纯”“雅”“严肃”文学之长是艺术上比较精致，短处是疏离广大人民群众。大众文学则必须既有大众又有文学。虽然是合二而一却并不折中，更不是上下之间的中等水平。大众文学在艺术品位上不能比“纯”、“雅”、“严肃”文学低，在联系群众上也不能比通俗文学差。俗中见雅，雅中有俗，雅俗共赏，曲高和众，可算大众文学的品性。

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大肆泛滥；大众文

学创作遭到轻视和压抑，同时也受到流毒的传染，突出表现为见钱眼开，追求刺激，格调不高，趣味低级。从媚俗而庸俗，理所当然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严重损害了大众文学的声誉。

今后，必须记取这个沉痛教训，扭转这个歪风邪气，对大众文学提出严肃的要求，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斗争中，增强革命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在创作中特别注意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特别注意在思想格调和艺术水平上的提高。

我每写一篇关于大众文学的文字，都免不了要翻来覆去地谈到人品和文格。我知道，某些人不愿听我这些说教，甘当“二流子”。也有某些人认为这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甘当耳旁风。然而，人品和文格决定着大众文学和作家的成败存亡，不能不高度重视，作为当务之急的首要任务看待。

人品和文格之本，是作家与作品的自尊、自重、自强。自尊自重自强的大众文学作家，必能写出思想格调高尚，艺术水平上乘的大众文学作品。那么，大众文学的作用将更重大，大众文学的地位将更高，大众文学事业将更发展。

“新潮”人士嘲骂我“老观念太多”。我也反唇相讥，说他们是数典忘祖，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他们忘了的是中国之祖，而且恨不能掘墓鞭尸；但是他们早已另立“蔚蓝色文明”之祖，把在洋人那里已经臭街和撮堆贱卖的谬论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皮毛模仿，蒙唬国内。拆穿金玉其表，便见败絮其中。在此，我还要言必祖训，重复两个老观念。

一个老观念是鲁迅先生的名言：“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我想，“着眼于一般的大众”，和使一般的大众“能懂”，不仅大众文学理应如此，凡是文学皆应如此。

另一个老观念，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作方向与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论述。我想，不仅大众文学应当如此，凡是文学都应如此。不如此又当如何？刨根问底便要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

窦应泰同志要我为他的书写序，我趁此机会，借题抒怀，愿与窦应泰同志和大众文学作家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991年10月于蝓笼斋

目 录

序	刘绍棠
第一章 北王府血案	1
第二章 神秘的剃头匠	13
第三章 山东汉暗吃飞刀	21
第四章 墓穴洞里对手交锋	34
第五章 奉天来的老客	45
第六章 法轮神话公主陵	58
第七章 喇嘛爷擒凶天童寺	74
第八章 大帅遗嘱惹风波	87
第九章 小蒙古之死	98
第十章 深仇大恨女杀手	113
第十一章 二姨太血溅小桃园	124
第十二章 戏妆小照和奇怪的情诗	135
第十三章 同时霸占三个女人的幽灵	155
第十四章 偷看女尼沐浴的神秘和尚	172
第十五章 大悲寺女尼之死	190

第十六章	老尼姑忍痛断情丝.....	204
第十七章	潘汝丹在哪里.....	218
第十八章	明月里十号的奇怪死者.....	228
第十九章	交际花后颈的紫青斑痕.....	243
第二十章	徐董事长与胡子“南来”.....	260
第二十一章	智者的破绽——空弹壳.....	273
第二十二章	神秘的未亡人.....	286
第二十三章	上吊丫头的鬼魂.....	302
第二十四章	嫁过三次人的女老板.....	313
第二十五章	侦稽官留下一个猜不透的谜.....	328

第一章

北王府血案

这是民国十八年，仲秋十月的一个清晨。

奉天省(辽宁)法库县——这座清代古城，刚刚从沉睡中醒来。蓦然间，一个令人震惊的可怕消息迅速地在百姓中间传扬开来：古城北街有名的蒙古喇嘛的王府里，发生了一桩凶杀案！僧格林沁的第十四世孙女乌兰格日勒，在夜里莫名其妙的突遭歹徒的惨杀！

“闪开！闪开！”当秋晨的薄雾渐渐散去时，露出了这座蒙古王府气势恢宏的轮廓。三进四合院的大门和丈余高的围墙之外，早已被县警务署的巡警巡官们，戒备森严的守卫着，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肃杀而紧张。荷枪实弹的巡警们驱散了朱红大门外围观的百姓，只见一辆枣木玻璃马车远远的驶来，直趋中门，在高大的雕龙影壁前停住了。早有一个巡警拉开车门，从车里步下一位瘦削精干的中年人。他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手拄着一支楠木拐杖。他脸庞清癯，眉目清秀，紧蹙的眉宇间显露出一股精明机敏的神气。此人就是法库警

务署的便衣侦探官，人称“关东第一神探”的潘汝丹！

“汝丹兄！”潘汝丹刚一探头，便见四合院的回廊里疾步迎出一位身材魁伟，全副武装的警官。他生得人高马大，脸孔黧黑。浓浓眉毛，炯炯虎目。两腮上丛生着浓密的胡髭。他的右手紧握着腰间那柄佩剑的长柄，浑身上下有一股凛然的虎威，只可惜他那左袖子空荡荡的摇来荡去，给他那凛凛然的倨傲神气减去了几分威风。他就是法库警务署刚从奉天到职不久的署长吴菊隐。

吴菊隐的右手有力地拉住了潘汝丹，神情焦灼地说道：“这真是个罕见的奇案！凶手十分老练，现场内外不留蛛丝马迹。被害的又是蒙古王府的女主人，非同小可！我是百般无奈，不得不请出你这位大侦探来，唉唉，这案子真让我这老粗头痛得很呀！”

潘汝丹神情冷峻，他一边听警务署长介绍案情，一边环顾着这座虽已家道中落，但却仍然保持当年气势的僧格林沁后裔的宅院。一色磨砖对缝的大瓦房，飞檐起脊，雕梁画栋，回廊曲折，院井幽深。他随着吴菊隐曲曲折折地穿过几道月洞小门，来到后宅的墙下。吴菊隐指着一棵老槐树说道：“汝丹兄，请你这行家仔细地勘察，凶手正是从这里入宅，行凶后又从这里出去。可是他除在树杆上留下个脚印之外，墙上和草丛里均无痕迹。由此可见此人非但心狠手辣，且又有一套飞檐走壁的硬功夫！”

潘汝丹沉吟不语。一双犀利机敏的眼睛，在凶手翻墙而入的草丛里左右寻觅。半晌，他才问道：“吴署长，依您之见，这桩案子究竟是奸情谋杀，还是抢劫盗杀？”吴菊隐刚欲开口，忽又

顿住，他连连摆手摇头说：“在你面前我岂能够班门弄斧？汝丹兄，谁不知道民国元年大和银行盗窃案，民国九年奉天康公馆的奸杀案，哦，对了。还有民国十六年法库那桩胡子绑票案，这几桩奇案，当时我在奉天，就听说连常荫槐军政执法处的人也束手无策。还不都是你洞若观火，智擒真凶？眼下这桩案子，有你出马，菊隐我心中有底了！”

两个人说着话，穿过了一条杂草丛生的甬路，进了东跨院的月洞门。这里便是蒙古王府女主人乌兰格日勒独居的院宅。屋宇整齐，院井恬静。几丛秋菊正在和煦的秋阳下竞相开放。小小四合院里气氛显得格外紧张，回廊里和廊檐下，站满了荷枪的警察。一个个面现惊惧之色。潘汝丹随着吴菊隐走进了西厢房，这里绣帐低垂，血腥弥漫。枣木雕花的床榻上，一片零散。地毯上躺卧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女子，她生得肤如凝脂，面似芙蓉。这位僧格林沁的后裔，在临遭歹徒的杀戮之前，显然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与撕打。乌云般的发辫散乱而蓬松。一只手护住了流血的胸口，双眼圆瞪，口唇微张，似有无穷的话语要向人间叙说。潘汝丹俯身打量，见乌兰格日勒的前胸被匕首连刺了三刀，殷红的鲜血已湿透了她的衣襟。与床榻相对的一个玻璃缀花柜橱里，玻璃已被击得粉碎，柜内的古玩玉器，横七竖八。

“吴署长！”潘汝丹问道：“凶手杀人时，乌兰格日勒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吴菊隐道：“已经问过了。乌兰格日勒的丈夫喇嘛爷敖尔吉，昨夜他偏巧不在王府里。他是在城里的恒昌源大丝房里打牌，是凌晨三时才回来的。听喇嘛爷说，因为乌兰姑娘的性情孤僻，平时家人是绝少进她的跨院的。只有两个粗使

丫头在东厢房里上夜，所以喇嘛爷回家时，乌兰娘娘已被刺死，凶手行凶时娘娘是否喊叫，连东厢房里的丫头们也没听到动静，真是怪事！”

潘汝丹再次勘察了乌兰格日勒的尸体，说道：“吴署长，乌兰格日勒衣饰整洁，身披睡衣，决非死于奸杀。不知刚才您勘察现场，可有什么东西丢失？”吴菊隐断然地说道：“没有任何东西丢失！乌兰娘娘的几个柜子锁头完好，床头柜内的现洋首饰，一样不少。”潘汝丹眉头打结，他指着被打破的玻璃柜自言自语地说：“凶手行凶前后，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否则他为何要打破这古董柜橱呢？”吴菊隐摊开了双手，叹道：“我也感到非常奇怪，可那凶手为什么要偷东西，究竟为偷什么贵重的古董而不惜杀人呢？”

潘汝丹怀着深深的疑惑，随着吴菊隐出了跨院，拐过了回廊，进了套院。上房里传来了“呜呜呜”的恸哭声，间或也夹杂着一个蒙古人粗嘎的叫骂：“唔唔唔，日他奶奶，死得好惨呀！……”潘汝丹在廊檐下听了半晌，问吴菊隐道：“他就是喇嘛爷吗？”吴菊隐点了点头说：“正是那个不通情理的莽汉！家里出了人命，他理当提供线索才是，可他偏偏跟警察过不去！妈的，刚才他要跟我拼命！”潘汝丹正欲进门，吴菊隐急忙将他扯住说：“算咧！喇嘛爷的性子暴得很，小心跟你过不去。”潘汝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在迟疑间，不料里边的人已经发现了腰佩警刀的吴菊隐，房门“咚”地一声被踹开了，闯出一个身穿紫花蒙古袍子的红脸蒙古大汉，他口中“唔唔”连声，像似要与他拼命。几个蒙古佣人都在旁惊慌失措地拉拽劝说着主子。喇嘛爷像发了疯一般，指着吴菊隐比比划划的叫道：“唔唔，匣子！

日他奶奶，匣子叫人给偷了呀！……”吴菊隐显然对喇嘛爷粗嘎的叫喊声十分厌恶，挥手打断他说：“什么了不得的匣子？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喇嘛爷劝进去歇着？”蒙古佣仆听了警务署长的话，慌忙将喇嘛爷拉进门去，喇嘛爷哪里肯依，他“砰”地一声将门踹开，大声地朝吴菊隐和潘汝丹大吼大叫：“有人偷了匣子里的图！……图呀！……你们这些混蛋的警察！日他奶奶！……”

潘汝丹正要细问下去，不料这时一个巡警已疾步的从前院跑来，见了吴菊隐，慌忙敬礼道：“报告署长，那两个家伙还是什么也不肯说，署长是否还要带回去用刑？”吴菊隐听了，刚好可以摆脱这里被喇嘛爷纠缠的窘境，忙扯住了潘汝丹的手说：“汝丹兄，随我到前院看看去，捉到了两个嫌疑犯！”潘汝丹回望了一眼在门里捶胸顿足，气得“唔唔”吼叫的喇嘛爷，便随着吴菊隐进了前宅。在回廊里，吴菊隐告诉潘汝丹说：“是这么回事，今天早晨巡警赶到王府的时候，在东墙外的豁口，发现了两个行迹可疑的人。一个是剃头匠，另一个是山东人。这两个人鬼头鬼脑，引起了巡警的怀疑。天还没有亮，剃头匠来给何人剃头？他就被巡警捕了起来，这会儿还在前屋里审问呢！”

“哦？”潘汝丹来了兴趣。两人匆匆穿过回廊，还未进月洞门，里边就传来了警察们粗嘎的喝问与被捕者的哭号。潘汝丹和吴菊隐站在一丛绚烂的九月菊前，侧耳倾听，厢房里正传来一个男人的哭叫：“哥们爷们开恩！我王五真是个剃头的，家住城外八里的岳家店，只因昨日活计多，天黑无法出城，就在城隍庙里宿了一夜。天刚亮时冻得发抖，就早早的挑着剃头挑子上了街，转来转去，刚好来到了这王府的墙下，哪知来到了是

非之地？天呐，我冤死了！我怎敢行凶作贼哟？！……”一片喝喊声响起：“胡说！你夜半上街给谁剃头？必有鬼胎！快快招供，免得将你下了大牢，皮肉受苦！”剃头匠依然尖声尖气地苦苦央求：“哥儿们爷儿们！我敢对天起誓，没有作过一点坏事！如你们拿来真凭实据，我情愿下牢伏法！”

潘汝丹来到窗下，透过镂花窗棂窥望。见一个细瘦如虾的身影正在地上跪倒磕头，正在这时，西厢的房门忽然撞开了，跌跌撞撞地冲出一个又矮又粗的莽汉来。此人高颧骨、大嘴岔、四棱头、庄稼人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关里人模样。他怀里抱个包袱，冲开门就跑，谁知他刚跑到角门前面，被身后追上来的三个警察狠狠地一把揪住了，挥起皮鞭子，劈头盖顶就是一顿狠抽。直打得那人高一阵低一阵的连声惨叫：“就是把俺打死了，俺也是不能招！俺是刚刚从山东赶来探望婶娘的呀！……”警察边抽边骂：“让你嘴硬！让你嘴硬！……”山东汉子显然是个倔强的性子，不屈不挠地用双手护住头顶叫喊道：“就是你打死了俺，也是这个话！俺是从山东来这儿看婶娘的！……”两个警察挥起了皮鞭子，抽打得更凶了：“好你个嘴硬的山东棒子！打！……”

“吴署长！”潘汝丹在旁实在看不下去了，转身对脸面铁青的吴菊隐说道：“这两个人，我看还是马上开释吧！”吴菊隐把眼睛一瞪说：“放了他们？”潘汝丹说道：“他俩此时充其量也不过是些嫌疑而已。既无真凭实据，岂可错捉无辜？”吴菊隐略一沉吟，蹙紧的眉毛忽然舒展开来，爽然地说道：“就依了你！汝丹兄，不过我有言在先，这北王府的案子，本署长可授权由你来承办，到期如能交出杀人凶手便罢，如查不出来时，本署长

可决不依你！”潘汝丹冷笑了一声，陷入了深思之中……

距法库县城西北二十余里，有一处名叫下金石的地方。

此地有一座老黑山拔地而起，老黑山险峻雄踞，嵯峨峨峨，十分壮观。山上松柏蓊郁，涛声如吼。山下一处幽谷，地势朝阳。一条曲曲折折的小河，清冽叮咚，绕山而流。远远望去，宛若一条蜿蜒蜒蜒的白练。就在这青山绿水的幽雅环境里，坐落着一座气势恢宏的清代陵寝。透过一片葱葱郁郁的树丛，遥遥可望那座清陵的雄姿：红墙隐约，寝殿巍峨，万瓦参差，金碧辉煌。这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的二十六代孙、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第十代王爷，后成为清皇室赴山东围剿捻军的鹰犬，并在曹州高楼寨兵败毙命的博族亲王僧格林沁之墓！

大侦探潘汝丹由一位白发皤然，银髯飘逸的护陵人陪着，沿着僧王陵墓中间的青石甬路，朝前走去。这老人名叫张紫旗，七旬开外，精神矍铄。他在法库门外看守着僧格林沁的陵寝，已历四十个春秋了。张紫旗指着僧王陵墓前的三层飞檐斗拱的寝殿，对潘汝丹说道：“同治年间，僧王在山东兵败阵亡以后，朝廷感其一生忠勇，效命疆场，功绩卓著，先是在北京永定门设立了僧王祠。后来又下令凡僧王督师各省，也分设僧王祠。您知道，这僧格林沁乃是咱们科尔沁左翼旗人，除在他的故乡吉尔嘎朗设家庙外，在昌图老城榆树城子也设了僧王庙。您问这僧陵建于何时？对了，那正是同治四年。当时皇上为建僧王陵也曾不惜重金，方才有如此宏大的规模呀！”

潘汝丹站在二层寝殿前的青石阶上，展眼环顾，只见偌大的陵寝一片幽深沉寂。古木森森，殿宇雄踞。三层寝殿以一条

青石甬路贯通，地势渐高，形成陡坡。甬道变成了石磴，可以直趋僧王陵的宝顶。寝殿的两侧，各有青砖到顶的硬山朝房数间。四周均有丈余高的红墙，将僧王之陵包围其间，过厅之外，东西两侧又各建朝房三间，那是专供札萨克官吏、后代子孙和族人前来谒陵拜墓的打尖之地。如今陵寝已历尽沧桑，寝殿檐角的紫铜风铃叮咚有声，更加平添了古陵的深幽与岑寂。

“潘先生，您来瞧！”张紫旗颤巍巍地穿过幽黯的过厅，将他引到御碑亭前面，说道：“这就是同治皇帝亲笔题写的碑文！”潘汝丹抬头一看，见这碑亭果然十分气魄。碑亭五丈高，亭内竖有一方汉白玉石碑，横于龀夙之背。碑面上精工镂刻着蒙汉碑文两种：

“朕惟朝廷赐之恩莫莫隆于勋戚策府酬庸之制礼尤备于荣哀軫念前芳筵既没追思伟烈石碣宜镌科尔沁博多勒葛台亲王僧格林沁忠勇性成勤劳懋著荷三朝之宠眷经百战之勋名由懿威而备屏藩典旗营而依禁属以匪跃之窜扰爰修戍政以殄除

.....

大清同治四年 月 日敕建”

潘汝丹搀扶着护陵人张紫旗，沿着一级级青石台阶，奋力地朝上攀去。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三座兀立在坡岗之上的陵墓。中央一座大冢，为僧格林沁的墓葬。左右两座小坟，左为僧王妃墓，右为僧王的伯父大喇嘛坟墓。两人来到了墓前，已是气喘吁吁。潘汝丹看时，左右两坟，均完好无损。唯有僧格林沁的陵墓宝顶，已经是斑驳凸凹，狼藉不堪。潘汝丹正在疑惑，张紫旗揩着头上的虚汗说道：“唉，多灾多难。你猜这僧王陵的宝顶为何这般模样？唉，那是民国四年，奉系军阀杨宇霆

派人用炸药炸的呀！可是结果呢，杨宇霆也是枉费一番心机。他哪里知道这僧王墓的建筑，皇上已下了一番苦心！都是上好的洋灰钢筋浇筑而成！他本想步孙殿英盗西太后陵墓的后尘，可是到头来还是炸它不开呀！嘿嘿。”老人捋须摇头，哑然失笑。

“老伯！”潘汝丹沉吟半晌，忽然说道：“杨宇霆他为什么要炸僧王陵呢？”张紫旗坐在墓前的青石凳上，目光闪闪，似在追思那已经逝去的岁月。半晌，老人叹道：“说来话长。您知道，杨宇霆本是咱法库县蛇山沟人，此人贪财盗墓之心，久而有之。后来他在奉天作官时，听说是从张作霖帅府的书库里，翻到了一本什么‘皇典’。据这皇典上记载，一八六五年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兵败，为捻军所困。他身受重伤，阵亡而死。而捻军恼恨僧格林沁，对他恨之入骨，就在僧王死后，将其头颅砍下来，以泄其恨。后来杨宇霆又查阅了大量史书，从中得知，同治皇帝在僧格林沁的尸体运回北京以后，见尸无头颅，悲声大恸。他感其屡战有功，便在僧格林沁下葬之时，不惜万两黄金，为他安了一个金铸的头颅。需知这偌大的金头，乃是万两上好的黄金铸成的。如若获得，那足可以使人永富无虞了！唉，这就是杨宇霆决心要炸掉僧王陵墓的良苦用心啊！”

潘汝丹的眼睛豁然一亮，说道：“老伯，这黄金铸头可是当真吗？”张紫旗说道：“杨宇霆是从皇典上查到的，自然确有其事。但它究竟真假，我一个护陵的人又怎能知晓？”潘汝丹双眉紧蹙着，他仰望着古冢苍苍，山峦莽莽，林海层层，松涛如吼，不由思绪万千。他追问道：“后来呢？杨宇霆为什么又虎头蛇尾了？”张紫旗说道：“杨宇霆为盗僧王陵墓，坐镇法库。派出了